

Tulips 郁金香译丛

群相谱

[捷克]扬·聂鲁达 著
蒋承俊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成都



郁金香译丛

歌德抒情诗选萃

杨武能 译

驿站长

冯春 译

培根随笔

曹明伦 译

茶花女

全小虎 译

希腊神话精选

全保民 编译

爱伦·坡幽默小说集

曹明伦 译

十日谈精选

王林 万莹 译

莫泊桑小说选

陈跃 译

伍尔芙随笔

伍厚恺 王曉路 译

护身符

杨武能 译

雪莱抒情诗钞

江枫 译

群相谱

蒋承俊 译

贵族之家

沈念驹 译

阴谋与爱情

张威廉 杨武能 译

玛米恩

曹明伦 译

主编 杨武能



主 编 絮 语

杨武能

按照构想，“郁金香译丛”该是一个世界文学小文库。它将选收除我国以外的东西方文学名著，而且还要力争都是一流的佳作。

篇幅方面，考虑到当今人们大多余暇有限，则着眼于小，也就是说每一本都争取不超过15万字。因此，译丛中除中短篇的全译，也会有一些精选本。

之所以要“小”，除去时间方面的原因，还考虑到书价：眼下的中国，出豪华本、精装本、大部头和文集、全集，几已成为时尚。这个现象当然未可厚非，因为它既能显示一些出版社的魄力、实力，展现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还构成了社会稳定、文化昌明的一大景观。只不过一窝蜂这么干，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书价普遍太贵。广大读者，特别是一般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常常便只能望书兴叹。我们编选出版这个篇幅小、价格低，然而内容却力求精彩和经典的译丛，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需要。

为真正做到“精彩和经典”，笔者不只邀请省内外一批于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卓有建树的朋友参加工作，而且入选作品的译者多为一流。这样，相信既对得起我们所介绍的文坛大师，也对得起我们的广大读者。

为了给译丛取一个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我和朋友们真是绞尽脑汁，什么“播火者”，什么“新世纪”，似乎都已用滥，都不再合适。最后，还是聪明的责编朱蓉贞女士想出了郁金香这个花名，在我看不只贴切，而且不同凡响。众所周知，郁金香是一种生长在中近东、北非和欧洲的世界名花，特别是地处北欧的荷兰，更享有郁金香之国的美誉。此花一朵一朵形似欧美国家常用的高脚酒杯，色彩鲜明、艳丽，姿容华贵、高雅，有与我国的荷花相似的气质。单独一种甚至一朵郁金香就已十分耐看，林林总总地、大片大片生长在花畦中、田野上、园林间，更是蔚为壮观，令人一见尘念俱消、心旷神怡。郁金香三字刚从朱女士口中吐出来，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德国著名游览地罗滕堡的一处园林，以及多年前我第一次面对一大片五色缤纷的郁金香的美好回忆……

我们希望，在包括您在内的各方面师友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培育的这些可爱的小花能茁壮成长，健康繁衍，最终变得来一丛一丛，一片一片，有朝一日也真正变得蔚为壮观，为我们的文学百花园增添几许生气和艳丽。

1997年8月10日 锦水河畔四川大学

译 序

蒋承俊

扬·聂鲁达（Jan Neruda 1834～1891）在捷克文学史上有“诗圣”、“捷克现代诗歌的奠基者”、“捷克现实主义散文文学的大师”之称。聂鲁达属于最伟大、最受人喜爱的捷克诗人、小说家之列。一代又一代人满怀激情地读着他的作品，每一代都从他的创作中发现新的艺术价值。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艺术和思想长驻人间，流芳百世，他成了真正的捷克民族诗人、作家。当代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由于仰重他，才将聂鲁达这个姓用作自己的笔名。

聂鲁达生在布拉格。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在小城区经营一家杂货铺。父亲死后，母亲靠卖纸烟维持生活。这样，小城区就成了聂鲁达度过童年的地方。在这里，以及在德意志人办的学校里，他尝到了被富家子弟欺凌与嘲笑的滋味。上中学时，他积极参加校内爱国文化活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对聂鲁达影响很大。中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中谋得一个低级职务，有机会观察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1853年，他经多方努力进入查理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不久因家境困难而辍学。曾充当教师和报刊编辑，主办过一些小说杂志，最后长期固定在《民族报》工作，写出了两千多篇小品文和一些戏剧

评论。聂鲁达喜欢旅行，周游过巴尔干、埃及、小亚细亚、法国、意大利、德国，并把他所访问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印象记在《外国风光》一书中。

长期的新闻工作，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更广泛地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物，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短篇小说集《布拉格即景》、中篇小说《流浪汉》，就是聂鲁达通过自己新闻活动才了解到的贫民生活的片断。他善于以切中要害的讽刺与幽默表现他所获得的认识。在捷克文学史上，聂鲁达首先是个抒情诗人，但他在世时，多半被他同代人视为一个敏锐的新闻工作者和小品文作家，理解他的诗作的真正意义的人寥寥无几。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的诗友哈列克的影响压过了他，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创作缓慢、费力，因为他赋予诗歌跟散文同样的任务：不回避过去不能入诗的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他写了大量诗歌，收集在《墓地的花朵》（1857）、《诗集》（1867）、《宇宙之歌》（1878）、《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1883）以及诗人死后出版的《星期五之歌》（1896）。这些诗歌作品题材广泛，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墓地的花朵》情调低沉，流露出悲观主义，但对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表示抗议，希望人们同社会罪恶进行斗争。在《宇宙之歌》中，表现了诗人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他把祖国的命运同宇宙联系起来。他的诗带有哲理色彩，有些诗篇比较抽象，但基调乐观。在《星期五之歌》中，他把当时捷克人民的处境比作耶稣受难，相信复活就要到来。这部诗集中的一些名篇如《爱》、《再前进》等，在反对黑暗统治的长期斗争中经常被人们引用和传诵。他的许多诗篇内容丰富，感情炽烈，诗句生动优美，对捷克诗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群相谱》选自聂鲁达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小城位于布拉格伏尔塔瓦河西岸，是布拉格最古老的市区之一，古老、陈

腐、封闭，但充满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聂鲁达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小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一直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多年之后形成十多篇长短不等的短篇小说，总名《小城故事》（1878），它是作者散文创作的高峰。这些短篇小说，内容都是反映布拉格小城区的生活情景。聂鲁达通过各种方式，如直接叙述、札记、书信、日记等以激发和保持读者的兴趣和紧张情绪，但主要是作者对小市民的狭隘、愚昧、庸俗、顽固、保守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同时对正直、诚实的人寄予深挚的同情和爱。例如《害人郎中》、《今年万灵节的花絮》等篇的主人公的行为、举止，感情和爱好都充满了古怪和乖谬，但在小城那样一个小市民的庸俗、无聊、势利所包围的环境里，这一切又是那么合情合理，完全解释得通的。赫里贝尔特本是个医师，他虽然得过医学博士的头衔，但从来没给人瞧过病，没干过这行当。附近的居民开始把他当成草包看待；加之他落落寡合，不招呼人。他走在街上宛如风扫落叶；又加之他是个还不到一公尺半的小矮个，他总把步履控制在离旁人两步远的距离，走起路来总是东倒西歪的，嘿，就是这个“草包”他却把棺材内的一具“死尸”给医活了。作者通过滑稽荒诞的情节，幽默地嘲讽了小市民的庸俗和势利。玛丽小姐很痴情，具有爱的性格，心中充满了爱，并渴望着爱情；那她不免天真而轻信，从而很容易遭到不幸。她被人恶作剧地玩弄了一场，这个骗局始终未被捅破，她竟在这骗局里过了十几年，一直生活在幻想里。她的爱白白被浪费、白白被玩弄甚至白白被糟蹋。聂鲁达在这里充分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冷酷、人世间的诡诈。

聂鲁达的小说笔调幽默活泼，人物形象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衣衫褴褛的人们》系杨乐云女士所译，在此，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害人郎中	(1)
水鬼	(9)
沃雷尔先生的一只浸满烟油的海泡石烟斗	(17)
在“三枝百合花”酒家	(23)
圣瓦茨拉夫的弥撒	(26)
这是怎么回事	(38)
今年万灵节的花絮	(57)
群相谱	(71)
衣衫褴褛的人们	(155)

害人郎中

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称呼他的，只是发生了一桩如此荒唐，竟至见诸报端的事件后，才这样叫他。这位先生本姓赫里贝尔特，教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确切了，反正非同一般。赫里贝尔特先生本是医师，说实在的，他虽然得过医学博士的头衔，但从来没给人瞧过病，没干过这行当。也许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打从他作为学生参加临床实习以后，就不曾给一个病人摸过脉。假如他能同谁聊个天的话，也许他会乐意承认这一点。总之，他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

赫里贝尔特博士是小城名医赫里贝尔特博士的儿子。母亲早亡，父亲在儿子大学快毕业时去世了，把在乌耶兹德街那幢两层楼的房子留给了他，大概还有些钱，但为数不多。于是这个老赫里贝尔特的后代就住在这里。他靠收楼下两间临街的铺子和楼上窗子朝街的一套住宅的房租过日子。他自己也住在楼上，但窗户是朝院里的。他家有一个单独入口，直接从院里一座露天楼梯通上来，楼梯下边的入口处还有一道带锁的栏栅。医生的家里到底怎么样，无从得知。我只知道他生活很简朴。两个小铺子是同一个老板，老板娘还给医生当佣人，而她的儿子约瑟夫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的友好关系早就吹了，因为他当上了大主教的马车夫就趾高气扬起来。可当时我从他那儿得知，赫里贝尔特医生是自己烧早饭，午饭随便去老城区一家便宜的饭馆吃点，晚饭则凑合着有啥吃啥。

只要年轻的赫里贝尔特医生自个儿愿意，他在小城是大有可为的。他父亲刚一死，病人就把他们的信赖转到他身上，谁知不管是有钱没钱的病人来求医，他都一概不理，并且哪儿也不出诊。大伙对他的信赖这才逐渐淡薄了。附近的居民开始把他当成草包看待，后来索性嘲笑起他来：“哼，什么医生，一窍不通，要是我呀，连猫都不送给他去瞧呢！”但看来这些嘲弄并没怎么触动他，他依然落落寡合，不招呼人，连别人向他问好也不理睬。他走在街上宛如风扫落叶；又加之他是个小矮个——按新式度量，也不过才一公尺半这么高——他总把步履控制在离旁人两步远的距离，走起路来总是东倒西歪的。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呈现出一种羞怯的神情，好似一只被踢了一脚的狗的眼神一样。他脸上长满了浅褐色的胡须，这在当时看来就十分别扭。冬天，他将一件灰色的羊皮袄裹在身上，戴着呢帽的头直缩到廉价的皮领里；夏天，他穿灰格子衣服和亚麻布便装，小脑袋毫无信心地摇来晃去，好像长在一根细茎上似的。夏天一大早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就到玛丽安斯基围墙那边花园去了，捧着一本书坐在园内最僻静的长凳上。间或有那么个把小城里好心肠的邻居挨他身边坐下，想和他聊聊，刚要开始谈话，这位赫里贝尔特博士竟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将书啪地一合，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久而久之，人们就懒得理他。由于这位赫里贝尔特博士极端古怪，到了四十上下的年纪了，小城里却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突然有一天发生了一桩事儿，正如我曾提及过的，这事还上了报。我很愿意来叙述一下。

那是个美妙的六月天。一个似乎能使人感到这整个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脸上都洋溢着最满意的微笑的好日子。临近傍晚时分，一支壮观的送殡行列通过乌耶兹德街向城门走去。他们要

葬的是地方银行——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县银行——的董事谢皮列尔先生。请上帝原谅我们，然而这却是事实，那种满意的微笑竟反映到整个出殡行列里来了。死者的遗容当然无从得见，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南方那种习惯，用敞盖的棺材将死人运往墓地，为的是到他入土之前能最后一次晒晒太阳。但是，在如此美妙的日子里，尾随着棺材的人们脸上，除了应有如仪的哀戚之状外，总掩饰不住一种皆大欢喜的神情。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高兴的要数那些抬着董事先生棺材的来自各机关的实习生。他们乐意干这事。两天来他们就激动不安，到各部门去活动，才争得此机会。现在他们负着重荷，神气十足地迈着均匀的步子，人人一心认为，众目睽睽都是在瞧他；众口啧啧都是在赞他：“好一位县银行的实习生啊！”其次感到高兴的是高个子的林克医生，由于他为死了的董事先生治过八天病，他便从董事遗寡手里得到了20杜加的酬金，这件事整个小城都知道。现在林克医生半低着头走着，好像是在沉思。感到高兴的还有董事先生的邻居和近亲——制革匠奥斯特罗赫拉茨基。虽然董事叔父生前并不怎么关照他，但现在——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已经获悉——却在遗嘱里遗赠给他5000金币。为此他三番五次地向走在行列中的啤酒酿造商凯依舍克先生唠叨：“他的心毕竟还是好的！”奥斯特罗赫拉茨基紧跟在棺材的后边，和死者的最好、最忠诚的朋友，身肥体壮的凯依舍克先生并排走着。紧跟在他俩后面的都是地方银行董事会的成员：克多耶克、穆日克和霍曼。但他们的职位都比死去的谢皮列尔低。显然这伙人也感到高兴。然而我们还不得不痛心指出，就连独自坐在头一辆出租马车里的玛丽耶·谢皮列尔太太也染上了

杜加，捷克货币名。

大伙那种高兴劲，不过很遗憾，她的这种高兴劲还并不由于六月的好天气，而是由于这么多的人一连三天的热烈吊唁，使这位可爱的小夫人像普天下的女人那样有些飘飘然。此外，那黑色的丧服很合她那苗条的身材，显得十分迷人，而她那永远带着几分苍白的脸蛋衬在黑色的面纱里，格外漂亮动人。

唯独只有啤酒酿造商凯依舍克一个人，对董事的死感到沉痛，怎么也摆脱不了忧郁的心情。他至今还是光棍一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是死者最好最忠实的朋友。年轻的寡妇昨天已明确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期待：她要求得到应有的报答，因为她早在丈夫生前就钟情于他啦……所以当今天早些时候死者的邻居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对他谈到“他的心毕竟还是好的”这句话时，凯依舍克先生冷冷地答道：“不见得吧，否则怎会如此短命呢！”说罢他便再也不理睬奥斯特罗赫拉茨基的唠叨了。

送殡的行列徐徐地来到乌耶兹德街的城门口。当时城门还不像今天修得这样整齐，要通过它可不是件容易事。由于城墙过宽，门洞便成了两条又长又弯而且还很黑的巷子，真像所说的通往墓地的甬道。

一辆讲究的柩车驶上前来，在城门口停下。神甫们转过身来面向行列，小年青们慢慢地把杠头放到地上，于是就开始往棺材上洒净水了。接着12个马车夫抽出了柩车下部的活动平台，小伙子们抬起了棺材，想把它放到车上去。就在这时发生了那桩事！不知是由于棺材的一头抬得太猛呢，还是两头都没抬得太稳，棺材突然往下一沉，较小的一头撞在地上，轰隆一声把棺材盖给震开了。死尸虽然还留在棺内，但膝盖给碰弯了，右手也给震出棺外。

全场的人都惊住了。霎时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到邻近人怀表的滴答声。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死去的董事那张纹丝不动的脸

上。谁知就在棺材紧旁竟出现了……赫里贝尔特医生！他正从什么地方散步归来，刚好路过城门，他在人群中尽管还是东藏西闪的，但却也不由自主地突然在神甫们的身旁停下。他现在穿的那件灰不叽叽的小大衣给死人乌黑的寿衣一衬，格外显得刺眼。

几秒钟过去了，赫里贝尔特下意识地抓起了死人那只垂着的手，也许是为了把它放回棺内摆好。不，他却把那只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手指不安地颤抖着，两眼盯着死人的脸。然后他又伸出另一只手去翻死人的右眼皮。

“喂，还磨蹭些什么呢？”这时奥斯特罗赫拉茨基粗暴地责问道，“为什么还不把它安置好？难道我们就这样泡在这里站着？”

几个年轻人便伸手去抬。

“停住！”瘦小的赫里贝尔特突然大声地喝道，“这人还没死！”

“胡说！您疯啦！”林克医生咆哮着。

“警察在哪里？”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大声喊道。

全场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极其慌乱的神情。只有啤酒酿造商凯依舍克却快步奔向冷静的赫里贝尔特。“该怎么办？”他焦急地问道：“他不是……他真的不是死人？”

“不是，他只是麻木呆滞了。现在你们赶紧把他搬到一个屋子里，让我们来试试能否救活他。”

“简直是荒谬绝伦！”林克医生喊道：“如果这个人真的没死，这就……”

“这人是谁？”奥斯特罗赫拉茨基问道。

“听说是个医生……”

“害人郎中！……警察！”一想到那5000金币就突然气得发抖起来的制革匠嘶叫了起来。

“害人郎中！”董事克多耶克和穆日克也跟着叫起来。

然而那位死者的热心朋友凯依舍克先生和几个青年人已经将棺材慢慢地抬到较近的一家名叫“石灰岩”的客店里去了。

街上人声嘈杂，一片喧哗。枢车调头而去。出租马车也跟着打了个转身。董事克多耶克先生高喊道：“走吧……反正我们会知道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可来得正好呀，警官先生！”奥斯特罗赫拉茨基一瞧见有个警察局的官员走了过来便嚷道，“这儿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令人难忍的荒唐事……有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半个布拉格城人的面亵渎死人！”说完他就领着警官进到“石灰岩”客店里去了。林克医生早已溜了。不一会，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又和那警官一前一后地出来。“请大家散开！”这位警官对人群说道，“谁也不准进到那边去！赫里贝尔特医生已明确表示，他完全有把握使董事先生起死回生。”

董事太太正想从马车里出来，却立即失去了知觉。是的，有时快乐也会乐死人的。这时凯依舍克先生急忙走出客店奔回马车，那里有一群女眷正在昏迷不醒的董事太太身边张罗不停。“快把她送回家去，一到家就会苏醒过来的。”他一面劝说，一面暗自思忖：“她毕竟是令人愉快的……非常漂亮。”接着他就转身跳进另一辆马车，去办赫里贝尔特医生派他去办的事。

马车各奔东西，悲戚的送丧人也都走散了。但乌耶兹德街城门附近总挤满了人。警察还必须在客店前维持秩序。人们东一堆西一伙地谈论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紧接着就有人大骂起林克医生来，给他散布了种种流言蜚语，很快又有另一些人依旧嘲笑赫里贝尔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凯依舍克不时出现，面带喜色地说：“大有希望了！……”“我已亲耳听到他的脉搏啦！”“这医生简直像变魔术，神啦……”“有气啦！”他最后一次出来时，欣喜若狂地高喊道，并立即跳上一辆等候着他的马车，想尽快把这一喜讯告知

董事太太。

终于在夜里十点左右，从“石灰岩”客店里抬出了一副遮盖好的担架。担架的一边走着赫里贝尔特医生和凯依舍克先生，另一边走着警官。

当天夜里，小城没有一家客店不闹到半夜后才睡的。什么也不比谈论董事谢皮列尔先生的复活以及赫里贝尔特医生的种种来得有劲。然而有些说法实在荒诞离奇，语无伦次。

“这人的知识比拉丁文的菜谱还丰富！”

“这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父亲就是挺棒的……挺高明的医师！祖传嘛！”

“他究竟为什么不愿行医呢？……说不定这人还可能成为皇家顾问！”

“他大概很有钱，一定是这样。”

“但为什么大伙都把他叫做害人郎中呢？”

“害人郎中？我没听到过。”

“今天我已经听到过一百遍了……”

两个月之后，董事谢皮列尔先生又照常上班了。“上有老天爷，下有医生赫里贝尔特。”他说。有时候他还说：“凯依舍克这人像金刚钻一样可贵……”

全城都在谈论赫里贝尔特医生。世界各地的报纸也提到他。小城为此引以为荣。流传着各色各样的怪事。据说许多男爵、伯爵和公爵都争先恐后地聘请赫里贝尔特博士当私人医生。甚至还有一位意大利的国王向他许下了骇人听闻的待遇。总之，凡是一死就能使许多人高兴的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想把他据为己有。可是赫里贝尔特医生像个笨蛋一样不识抬举。甚至还听说，当董事太太带着满满一袋杜加去酬谢他时，他竟避而不见，最后据说他还

泼了她一身的水。

他还是老样子，不与人交往。人们招呼他，他从来就不答理。像从前一样在街上遇人躲躲闪闪，一个光秃干瘪的小脑袋像羞羞答答的蒲公英上的小绒毛样摇晃不停。他仍然不肯接待病人。于是现在大伙都管他叫“害人郎中”了。这个绰号真是不胫而走。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到他了，不知是否还在人间。他那幢小楼依旧座落在乌耶兹德街上。等我哪次去打听打听……